

陳年舊賬

夏陽是個賣水果的新人，這天，他騎著電動三輪車走村串鎮一大圈下來，到上溪村的時候發現電動三輪車快沒電了。嗨，老舊的電瓶得換個新的了，當務之急是找戶人家充會兒電。

這時，他恰好看到村頭有一戶人家，院門外一棵大樟樹枝繁葉茂，趕忙過去，一眼看到院子裡有個大爺在喝茶。夏陽說：“大爺，跟您商量件事，我車快沒電了，在您這充一會兒電好嗎？我給錢的。”

大爺聽了，抬起頭聳聳氣地回了一句：“進來充吧，多大的事還談錢？對了，以前怎麼沒見過你？”

夏陽一聽高興極了，一邊把三輪車開進院子，找到插座充上電，一邊說：“我才入行不久，不瞞您說，還是第一次到你們村哩，以後生意還請大爺照顧點……”

正說著，手機響了，夏陽一接聽臉色就變了，電話是他媽打來的，媽的聲音有點抖：“夏陽，在哪呢？奶奶突然發病，醫生說不行了，你趕快回來見上一面，不能耽誤啊，遲了就見不上面了……”

夏陽都要急哭了，這可怎麼好？家離這兒有二十裡地哩，偏偏在這節骨眼上，車沒電了。大爺三言兩語問明白情況後，開口道：“小夥子，別急，你自管找車回家，三輪車和水果就擱在我這兒，少一個找我賠。”

夏陽一聽只得如此了，忙千恩萬謝之後，去大路上攔了輛計程車，心急如焚地回了家。

等奶奶下葬已過去三天了，夏陽這才抽出空來到上溪村。大爺家的院門開著，夏陽一眼看到了自己的三輪車，可是，車上空空如也！這是怎麼回事？水果呢？

就在這時，打屋內出來一人，身材高大，面色陰沉，看上去就讓人害怕。夏陽忙迎上前硬著頭皮問道：“大叔好，請問這家的大爺呢？”

那人朝他看了看，一言不發。夏陽又問：“這院子裡的三輪車是我的，您知道我車上的水果哪去了嗎？”

大個子還是一言不發。夏陽心裡忽然有了一個不好的預感：水果這是給扣下了。三輪車在他家停了三天，又充了電，水果權當費用了。

好在水果並不多，大概也就100多塊錢，乾脆不要了，否則惹毛他們，甯說水果，只怕連三輪車也拿不回來。於是夏陽陪著笑說：“謝謝你們照應我的車子。”說著，他試探著上前拖過三輪車，又插上鑰匙，那大個子只是冷冷瞧著，還是一言不發。

夏陽生怕大個子攔住他找麻煩，一時緊張得不得了，好在直到出了院子，那大個子也沒有吱聲。夏陽當即一扭手把，以最快速度一溜煙地跑了。

開到村外後，夏陽長籲一口氣，回頭看看上溪村，心裡一聲冷笑：好刻薄的人，好厲害的大個子，行，我記住你們了。

時光飛快，一晃好多年過去了，夏陽早就不賣水果了，他在城裡做生意發了財。這年春節回老家

時，夏陽決定給每個村的養老院捐點錢，但決不給上溪村養老院，直至現在他心裡還記恨著哩。

閒暇無事，夏陽忽然起了一個念頭：到上溪村走走，聽聽那兒的人是怎麼看待這事的，需要的話就解釋一下，省得人家罵自己。

夏陽驅車來到上溪村，隔著老遠就看到了那棵大樟樹，好多年不見，大樟樹越發高大了。那大爺也還在，只不過顯老了些。夏陽把車停在大爺家門口，下了車直接走進院子。大爺滿臉疑惑，打量著眼前這個頭頭十足的人，似乎有些眼熟，但一時想不起來。

夏陽裝作跟大爺借打火機，又遞給大爺一支煙後，借機攀談起來：“聽說有人向你們這兒每個村的養老院都捐了錢，肯定也給你們村了吧？”

一聽這話，大爺的臉就漲得通紅，氣衝衝地說：“捐個屁！他給周邊每個村都捐了，就不給我們村捐！也不知道發的是哪門子神經。我們倒不是稀罕他那點錢，可這事氣人哩！”

夏陽笑笑，心裡暢快得不得了！他又說：“哦，我倒是無意中聽人講過這事的來龍去脈，說是捐款的這位老闆當年是個賣水果的，有一年他到你們村賣水果時，家裡出事，他三輪車沒電，回不去了，便央求一位大爺照看一下他的三輪車，結果您猜怎麼著？”

大爺眯起了眼睛，問：“怎麼著？”

夏陽說：“結果幾天後人家來取車時，車子倒還在，車上水果一個不剩，被那大爺給扣下了……”

大爺突然發作起來，一聲暴喝：“他放屁！我就是當年照應他三輪車的人，我根本沒扣他的水果！我怕水果爛了，早就發動全村男女老少把水果全給買了！”

大爺說著，咚咚咚跑進屋，很快又跑出來，手裡拿著一個發黃的本子。他打開本子說：“你看！”

夏陽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本帳本，上面寫著：大牛稱三斤香蕉，小張稱二斤梨……最下麵清清楚楚地寫著合計金額，132元。

大爺歎了一口氣，說：“好多年了，這筆錢一直在我這裡保管著，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年輕人是哪兒的，只好在樹上掛了個牌子，等有朝一日他來取。可他一直沒來，我都愁死了。”

大爺說著，朝那棵大樟樹一指。夏陽順著一瞧，原來大樟樹上吊著一塊木牌，他先前沒注意看。木牌上面用紅漆寫著：水果錢在我這兒！還畫了個箭頭，指著大爺家。

好多年過去了，字跡依舊清晰，想必是大爺年年用紅漆描一遍的緣故。

夏陽一時心裡劇震，忽又想起什麼，說：“可我還聽說了，當年人家來取車，問過這事，可一個大個子就是不回答，眼神還嚇死人，這不是明擺著不肯還水果嗎？”

大爺聽了長歎一聲：“誤會，全是誤會。你說的那高個子，是我兄弟，他天生又聾又啞，哪裡會說話喲！偏偏生著一副凶相，實際上他連只小貓都怕。嗨，這事鬧的！”

到了家，堂屋裡已經擺了好幾張大桌，老海就交待小梅快些洗臉，又叫小兒子去喊親戚好友快些過來。小梅奇怪地問：“你，請客？”

老海笑道：“我通知了一些親戚朋友，今天來我們家吃飯，我要讓大家都看一看，我的女兒有出息了。”

沒多久，親戚們都到了，還來了好多小梅以前的同學。大家圍著小梅問這問那，但小梅只是笑笑或點點頭。

等大家都上桌了，老海拉著小梅說：“托鄉親們的福，我家小梅出去一年多，沒想到這結巴的毛病到了大地方，就自己好了。今天她回家來看我們老人，就讓她趁這個機會，在大家面前說說話，讓大家聽聽，咱小梅已經和以前不同了。”

小梅一聽，大吃一驚，對老海又是搖頭又是擺手，就是不說話。

老海以為小梅在親友面前，一時放不開，就說：“隨便你說些什麼，說幾句流利的話，給大家聽聽就行。”

小梅無奈，只得憋紅了臉，向親戚們說了幾句感謝的話，可話一出口，老海就急了。雖說小梅說話比從前流利了一些，但人家一聽就知道是結巴。老海只得再次提醒她不要著急，可小梅卻說：“我、我本來就、就這樣的，您、您是知道的。”

這時，一個親戚拿出一張報紙來說：“老海啊，聽說做主持人都是對著稿子念的，你讓她念念報紙吧，像播音員一樣，她一定念得很流利的。”

老海頓時醒悟過來，急忙接過報紙放到小梅手上，說：“對，你就給大家念一念，就像你在城裡念的那樣。”

小梅沒有辦法，只得拿起報紙讀起來，可大家一聽就知道，這結結巴巴的樣子，怎麼可能是播音員呢？

一位老伯打斷道：“你也不用念了，還是給我們唱一首歌吧，我們大家都想知道，城裡的人現在喜歡唱什麼歌呢！”老海一想也對，唱歌的人也是靠嘴吃飯的，說不定小梅真是唱歌了，就鼓動她唱幾首。

靚女門衛

我們的靚女門衛很嫁，托我幫忙尋找對象。

我們的“社區”小，臨街兩棟獨體樓梯樓，請了兩個門衛。工資低，門衛走馬燈似的換，後來換了個女門衛。她牛高馬大，我以為她是北方人，她說不是，她是廣州本地人。問她叫什麼名字，她笑著說：“叫我靚女就行了。”

每天早上，靚女門衛對每個出去的人說：“早上好！”傍晚，熱情地說：“返來啦！”她整天樂呵呵，唯一不如意的是小孩子不喜與她玩。有小孩在保安室門口的空地上玩玻璃球，她總是瞞著臉央求說：“給我玩一下吧！”她的舌頭偏大，說話不是很清晰，邊上的人開玩笑稱她“傻女”，她糾正說：“不是傻女是靚女。”那人恍然大悟的樣子，說：“哦，是靚女。”她聽了就臉上開花。

我們都很喜歡她，老老少少都叫她靚女。如果你手裡提著東西，她定會跑到樓梯口幫你開小鐵門。小孩把書包往保安室一扔，說聲：“靚女，看住我的書包！”飛腿就跑去玩了；或把單車扔在門口，說聲：“靚女，幫我把單車放好！”話沒說完人影就不見了。她把扔下的東西一一收拾好。有次我找女兒的小單車，轉了一圈沒找到，大聲叫：“靚女！”她從保安室跑過來，彎腰在黑乎乎的樓梯底下把單車拽了出來——她記得放車的位置。

那天下雨，我從鄉下帶了番薯、柚子等農產品回來，“社區”沒地方停車，剛在街道路面停下，還沒卸東西，後面的車就一直催。靚女跑過來說：“我幫你！”扛起麻袋就跑。她胖，跑起路來渾身的肉都在抖動。她沒打傘，在雨裡來來回回跑了好幾趟，東西才搬完。

我挑了兩個沙田柚送給她。她抖著身上的濕衣服，大著舌頭說：“真系唔使客氣！”柚子在我們之間推來推去。她憋了口氣，突然說：“我想嫁人！”我嚇了一跳。我以為她早已成家。她說她一直在家照顧父母，他們身體不好。她有個姐姐，嫁人早，現在外甥長大了，她姐可以幫忙照顧父母。“我一定要嫁出去，哪怕年齡

大點，我也願意！”說完她臉都紅了。我答應有合適的就介紹給她。

生活中沒有找到適合她的人，我向同事、親戚、朋友求助。有個工會工作的朋友說，她正在策劃一場未婚青年交友會，我承諾請她喝奶茶，好說歹說，要了個名額。後來朋友對我說：“還是我請你喝奶茶吧，你那個靚女在交友會上表現很好，盡給人端茶倒水，大家都以為她是服務員。”

交友會回來後，靚女開始減肥，常在空地上轉呼啦圈，只是越減越胖。天氣熱，保安室沒空調，她穿著碎花薄襯衣，像塞了過多肉的餃子，眼看衣服要撐破，卻還在吃一大盆豬腳飯！我提醒她少吃點，她笑嘻嘻說：“我不吃飽沒力氣，我媽140斤，我晚上要抱她上廁所。”

一個週末的下午，我在保安室門口等車，幾個鄰居在聊天，一個男孩在空地上滑旱冰，一個老太太從過道裡出來，見男孩踩著滑輪直沖過來，猛一躲閃，摔倒在地。大家都走了過去，老太太是新搬來的，沒人認識她。男孩的媽媽說：“我兒子沒碰到她，是她自己摔倒的。”說完牽著男孩回家了。老太太在地上哎喲哎喲地叫著。我打的車來了，我忙走開了，鄰居們也都散了。

上車的時候我看見靚女默著老太太，快步朝社區醫院走去。後來聽說老太太並無大礙，只是扭傷了腳。

靚女越來越愛靚了，她紋了眼眉，把頭髮染成棕色燙了波浪，有次還穿了裙子。

有天我和朋友到萬達看電影，見靚女與一個中年男人前一後走著。她看見了我，臉和脖子都紅了。那男人見我在看他們，一把抓住靚女的手，拖著，入電影院去了。

聽說那男人是摔跤老太太的遠房親戚，一個公車司機，他老婆去年去世了，是老太太保的媒。

靚女結婚後沒再來上班。我最近一次見她是在一個月前，那天我去一個高檔社區辦事，見她穿著保安制服，身子筆挺向人敬禮。她成了保安公司的正式員工。

別打我的嘴



老海的女兒在省城工作，村裡傳言他女兒現在是個“名嘴”，賺的是大錢。老海不知道名嘴是什麼意思，人家就告訴他，像電視上那些播音員、主持人，他們的工作就是講話，說得通俗一點就是靠嘴吃飯。如果混得名氣大了，人們就稱他們是名嘴。

老海一聽，又驚又喜。小梅這孩子長相的確不錯，就是天生有口吃的毛病，從小沒少被人笑話，沒想到現在竟然成了名嘴。看來人到了大城市，變化就是快。再過兩天，女兒就要回來了，想想女兒進省城一年多，這還是頭一次回家，老海樂得睡不著覺。

好不容易到了這一天，老海一家人早早在車站邊。當小梅下車的時候，一家人差點沒認出來。只見小梅穿著時髦的衣服，臉蛋白裡透紅，嘴更像是一顆成熟的櫻桃，簡直就像畫上的人一樣！老海不敢相信，眼前這人就是當初那個穿著補丁、抹著鼻涕的女兒小梅。

走進村裡，老海老兩口一邊挽著女兒的手，一邊問她這一年多的生活。但小梅卻只是點點頭，或搖搖頭，最多就回答兩三個字。老海心想：按說女兒成了名嘴，整天說話，不該像原來那樣不言不語的啊，於是問她：“聽說你在城裡就是靠這嘴賺錢的，是名嘴嗎？”

小梅說：“是啊！”老海這才放下心来，心想肯定是女兒在父親面前，又恢復了從前的習慣，不願多說話。

誰知道小梅卻怔在那兒，說：“我、我不會唱、唱歌啊！”

這下大夥兒頓時議論起來，只聽兩個小夥子低聲說：“我早說過，長得漂亮的女人，能賺大錢的一定不是走正道的嘛。就她這口吃的樣子，怎麼可能是名嘴呢？”

話音不高，卻句句刺到老海的耳裡。其實老海早就聽到流言，說小梅賺的錢來路不正，所以這次小梅回來，老海特意請大家吃飯，就是想讓大家看看，小梅沒有口吃的毛病，成為一個像播音員、主持人那樣的名嘴了。沒想小梅一開口還是像原來那樣結結巴巴，看來小梅所謂的名嘴一定是假的了。

老海的臉上青一陣白一陣，他再也壓不住心裡的怒火，沖過去，揮起手掌對著小梅的臉打了下去，“啪”的一聲，正打在小梅的嘴上。

小梅挨了一掌，只覺得臉上熱辣辣的，急得大叫道：“你，你打我哪、哪都行，別、別打我的嘴！”說著，急忙用手捂著嘴。老海一聽更生氣了：“我就是要打你的嘴，我要把你這張嘴撕爛。”說著又揚起了巴掌。

幸好旁邊的親戚們起來攔住，小梅這才脫身走開，哭著跑出門去。小梅的媽想出去追，卻被老海攔住了。老海指著小梅大聲叫道：“你別再進這個家門！”

下午，小梅一直沒有回來，她媽和弟弟到村裡四處去找了，也沒有看到人影。有人說，看到小梅跑到村外，登上了過路的班車，估計是回城裡去了。老海不禁有點後悔，不管女兒變成什麼樣，畢竟還是自己的女兒啊！

眼看天要黑了，老海越想越不踏實，就對老伴和兒子說：“不行，我不能讓女兒就這麼毀了，我要到省城把她給拉回來，不能讓她在外面丟人現眼了。”

還沒等到老海打點行裝出門，小梅卻回來了，身後還跟著一個氣質不凡的中年男人。小梅戴著口罩，對老海說，這就是她所在公司的王老闆。

老海一聽人家老闆都來了，想想自己可能真的錯怪女兒了，就問：“你們到底是做什麼的？人們都說小梅是名嘴，可她話都說不流利，怎麼可能是名嘴呢？”

王老闆哈哈一笑，從包裡抽出一疊畫，遞給老海和幾個跟來看熱鬧的鄰居。

大家一看，畫上是一個美女的半張臉，一雙紅唇鮮豔奪目，旁邊還畫著幾支唇膏，一看就知道是廣告畫。

王老闆揚起手中的廣告，指著畫面上的嘴唇問：“你們看，這廣告上的嘴唇是不是很漂亮？”眾人都點點頭。

老闆又指著小梅說：“這個畫上的嘴唇就是她的。這你知道為什麼說她是靠嘴賺錢了吧。”王老闆說，他開的是模特公司，一次偶然機會，看見來城裡打工的小梅，感覺她這張嘴特別漂亮，就動員她來到自己的公司。經過訓練，小梅成了一名“唇模特”，現在已經是公司的台柱了。

老海大喜，這才知道真的誤解女兒了，不禁說道：“我們哪知道還專門有用嘴做廣告的啊，小梅，是多錯怪你了。”

這時，圍過來的人越來越多，人們都拿著這

些廣告畫爭相傳閱，對小梅都露出了羨慕的神色。王老闆望了眾人一眼，對老海說：“我已經跟你解釋清楚她是做什麼的了，她在我公司賺的是清白的錢，這一點，我對得起你這個家長。但是，我現在得和你算另一筆賬。”

老海一驚：“什麼賬？”

王老闆摘下小梅的口罩，卻見小梅的嘴又紅又腫，正是早上被老海打的。王老闆說：“她現在是我們公司的人，而且我們近期已經跟客戶簽了好幾單合同，有好幾百萬呢。但你這一打，她這一段時間不能拍廣告了，也就是說，你這一掌，就把我們公司幾百萬的生意給打掉了，你說，這筆賬我們怎麼算吧？”

圍觀的人都禁不住吃驚地叫了起來，小梅也大吃一驚，她被打後，就回了公司，想緩幾天再回家跟老海解釋，順便跟老闆請個假。王老闆聽說她的事情後，當即趕回公司，說是要幫她解釋，沒想到現在卻突然提出索賠。

小梅見爹臉色大變，急得跑過來扶著他，回頭驚問：“老闆，你、你說過是來、來幫我解、解釋的，怎麼、怎麼又……”

王老闆哼了一聲：“你已經跟我們簽訂了合同，就是公司的人了，現在他打的不僅僅是你個人，更是我公司的生意，我當然要向他索賠！”

老海這時也給嚇呆了，轉身問小梅：“他說的是真的？”小梅點點頭。老海身子一晃，差點跌倒。

王老闆又看了看圍觀的村民，見大家都吃驚地看著他，就指著老海高聲說道：“現在我已經正式通知你了，你必須賠償我們公司的一切損失，否則，我就上法院告你。”

小梅也沒料到平時和藹的老闆突然變得這樣無情，她扶著老海，叫道：“老闆請你放過我、我爸，我以後會、會賠你錢的。”王老闆哼了一聲：“雖然你現在是名嘴，可要知道，這可是幾百萬啊，你一個人賠得起嗎？”

老海哪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，他愛憐地撫摩著小梅的頭，抬頭對王老闆說：“禍是我惹的，這錢我這輩子也還不了，我用這條命還給你總可以了，只求你別逼我女兒。”說罷，掙脫小梅的手，就想往前面的牆上撞去。

王老闆眼疾手快，一把將老海拖住。這時小梅也沖上來，緊緊抱住老海。王老闆大聲叫道：“還有一個方法可以還債的！”

老海驚聲問：“什麼方法？要是對我女兒不利，我可答應！”

王老闆拉過老海，在他耳邊輕聲說：“好好疼您的女兒吧，她是我們公司的寶貝，可她更是您的寶貝啊，這是一個好女孩啊！”

老海呆呆地望著王老闆，不知說什麼好，只是不住地點著頭……

後來，小梅問老闆，既然是來幫忙解釋的，為何還要有意拿索賠的事嚇父親。王老闆笑著說，在這小山村，人們還不能完全理解什麼是“唇模特”呢，就算跟老海解釋清楚，可是那些傳播流言的人，怎麼去一個個解釋？他這一逼，人們就知道老海一掌打掉了幾百萬，這可絕對是一個爆炸性的新聞，等大家傳開了，那些對小梅不利的流言自然就消失了。